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
第三回 二真仙奇遇傳方 裘五福巧言構釁

詩曰：袖手亡羊泣路岐，空林邂逅授仙機。
宿愆未盡遭萋萋，頃刻風雷駕禍梯。

話說瞿天民隨著笛音，循步走出廟後，只見後殿牆外是一片荒草地，內中有幾株大槐樹，槐樹之下有二乞丐席地而坐，品笛飲酒。左邊的鬚髮皓然，身上穿著一領厚重衲衣；右邊的骨瘦如柴，渾身精赤，只將一片荷葉遮於腹下。地上橫放著兩條短竹杖。二人對飲，談笑自若。瞿天民將傘柄拄地，佇目旁觀，那赤身的猛抬頭見了，舉手招瞿天民道：「來來來，卮酒解熱，莫嫌腥穢。」瞿天民道：「不敢請耳，固所願也。」二人同聲道：「妙人妙人！」瞿天民也塌地坐了，那須白者斟過酒來，一連吃了數杯，配酒的是一味苦菜，兩色果品：一樣是鮮荔枝，一樣是新柑子。瞿天民心下驚疑，動問道：「這荔枝出自廣閩，離此較遠，二丈如何得來？況柑子此時方得開花，焉能有果？事屬奇異，敢請玄教！」那瘦子道：「君雖敏悟，豈解我方外之玄。看君氣色晦滯，有一大難，不可不慎。」瞿天民道：「小生值一幾死之難，僥倖獲生。」即將客店被盜之事說了一遍，瘦者笑道：「此是他人之難，與爾何預，即日還有縲紲之憂，猶慮死生難定。」瞿天民驚愕，已知此二丐決非凡人，忙長跪懇求避難之術。發白者扶起坐定，又熟視一會，笑道：「不妨。看君部位，似有喪亡之厄，幸印堂裡隱隱黃光相映，陰德紋已露，雖見災危，尚有一線百生之機。平日君有甚濟人守己的好處，明與吾言，吾即示爾生路。」瞿天民道：「小生貧寒之士，自給不暇，焉能濟人，但守己一節，似或有之，不過是安貧守分而已，餘無德業可稱。」瘦者道：「陰德者，在於冥冥之中行的好事，不喪自己的心術，不玷他人的節義，光明正大，人所不知，方謂之陰德。君若隱而不言，是欺我也！」瞿天民想起昔日夜間耿寡婦叩門，拒而不納，莫非是這一樁陰德？正欲開言，心裡又想道：「若與他二人說知，豈不玷辱了濮氏名節？」隨復閉口不言。瘦者道：「君欲言又忍，是何緣故？」瞿天民道：「某深思半生履歷，兢兢自守而已，非是隱忍不言，實無一長可取。」二人一齊稱羨道：「誠篤君子也，誠篤君子也！有實行而不矜，更能隱人之惡，當今之世，如君者能有幾人？」瞿天民躬身遜謝，白發者道：「汝今到家之後，即有禍事臨身。但當逆來順受，不必憂煎。」指著地下柑子、荔枝之核：「這二物是救汝之靈藥也。」瞿天民懇問道：「此二物何以救得小生之命？」白髮者道：「看君氣色，直交上元節候，方得脫災。其中遇一貴人內室有難，汝當救之，不惟離卻囹圄，而且獲其重報，自此後君家永無災咎，壽高祿厚，兼有子嗣。」又撿起柑瓢三片、荔枝核五枚，交與瞿天民，細細開傳秘法。瞿天民拜受，請問二仙長姓名，瘦者道：「予二人乃方外逃名之士，不必相問，君宜速往，少刻雷雨至矣！」瞿天民狐疑不信，還欲盤桓，霎時間陰雲四合，漸聞隱隱雷聲，瞿天民道：「雨已之頭，不如權在廟中躲避，候天霽再行。」瘦者笑道：「汝在廟中避雨，眼見得命在須臾。這殿角頭有一孽畜作怪，應在今日申時起蜃，故吾二人在此鎮伏。不然，這滿村百姓盡為魚鱉矣！」瞿天民大驚失色，那瘦者將那一片遮身荷葉覆在瞿天民頭上，吩咐道：「君只在此向北而立，不可移動，直待雨止天清，速速離此前去。」說話未畢，忽然狂風驟起，雷聲震擊，電光閃爍，大雨如注。少頃，一股惡氣如煙如霧，從殿角上直衝起來，腥氣觸人。只見那白髮老者袖內取出一把長柄折疊扇子來，對那惡氣扇將去，漸漸煙消霧滅。猛聽豁刺地一聲響亮，恰如山崩地塌之勢，有一赤龍從殿角上飛將上來，煙霧奔騰，霹靂大震，火光繚繞，冰雹拋擲。那龍初飛出殿角時，不過長得丈餘，乘著風雲之勢，半空中盤旋奮躍，頃刻間長有數十餘丈，昂頭向天，將尾反擡入殿下亂攪，只見一股黑水骨都都倒滾上來，倏忽之間，平地水高數丈。瞿天民幸與二仙長同站在園內，冰雹不能著身，黑水滾至足邊即退。

此時水勢洶湧，風雷愈猛。白髮者手提竹杖，大喝一聲，騰雲而起，迎著龍劈頭打去，那龍奮勇來鬥；這瘦者也提了竹杖，飛身直上，向前助戰。瞿天民仰面看時，那兩條竹杖變成二口寶劍，去砍孽龍。那龍公然不俱，揚鱗舞爪，抵死相敵。兩下鏖鬥良久，被瘦者一劍砍中龍尾，那龍負疼向北逃遁，這二仙隨後趕去。一霎時，雲清風息，雨住天晴，黑水盡退。瞿天民驚得面如土色，半晌不能舉足。奈何日色兩沉，取下荷葉，折疊藏於袖內，提了雨傘包裹，乘濕而走離古廟。又趨過三裡多路，到一村坊，尋覓客店投宿。吃罷晚飯，對店內眾人細說二仙趕龍之事，眾人各各驚異。店家道：「我適才見狂風驟雨，雷電交作，諒來是有龍起蜃，後來見天地昏黑，似有喊殺之聲，合家慌張起來，不期幸有二仙追殺孽龍遠去，是我敝地百姓之大幸也。」三三兩兩，四處傳揚，地方保正人等科斂富戶銀兩，在古廟之中造一伏龍祠，即依瞿天民所說二仙形象裝塑金身，牌位上鑄著十三個金字「通靈顯聖除孽濟民惠德二真君」。這是後話不題。

卻說瞿天民次日算還店錢，趁早行程。一路無話，不覺已到故鄉。當下一面行路，心下算計道：「離家數月，理應先見母親。但耿家知道，未免生疑。今且先公後私，如此如此方妙。」

取路進城，逕到濮員外家下來。員外接見，迎入中堂，禮畢茶罷，濮員外問道：「耿家免兒為何未到？所煩些須帳目，不知能明白否？一路風霜勞頓，何以為報！」瞿天民道：「一言難盡。小生有負重托，甚覺艱難。今得與老丈一面，亦出萬幸。」

濮員外驚駭，細問來歷。瞿天民將店主還銀、免兒酒後爭論並收得員外零碎帳目、路中被盜、免兒與店家殺死情由，細細告訴一番。濮員外跌腳叫苦，歎息道：「老夫些須之物，不足掛齒，但耿家人財兩失，何以解分？」又問：「尊駕曾回府麼？」

瞿天民指著雨傘包裹道：「小生若回寒舍時，怎麼又帶這物件來？」濮員外點頭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瞿天民低頭長歎。濮員外寬慰道：「這事分明是老夫與小女命薄，反累足下受驚，事皆前定，不必愁煩。」留住瞿天民酒飯畢，二人同往耿寡婦家裡來。濮員外請瞿天民客廳坐地，自先入內室來與女兒相見，備將前項事說了，濮氏驚惶無措。旁邊惹動一人，捶胸頓足，號哭起來，口裡埋怨道：「一家男女十餘個，都吃大娘子的飯，偏獨我的丈夫是該死的，差他遠出，教他死在他鄉外土，屍首不得還家。我的天呀，好苦！」這哭的女人正是免兒的渾家皮氏。濮員外道：「不要啼哭，從容數日，我出盤纏，著一人取你丈夫棺木回來便了。」皮氏不理，且哭道：「我少年夫婦，半路分離，不知那個不愜氣，故意定要他遠出，教他死得好苦。這瞿先生好沒分曉，兩人同去，只你一個回鄉，單是他不會躲避，死於強盜手裡，偏你生三頭六臂、七眼八腳的好漢，能會走脫？這人死得不明，莫不是謀財害命，將我的老公斷送了也不見的！」濮氏跌足道：「這歪婦又來胡講，瞿相公在外聽得了成甚體面？」皮氏嚷道：「怕甚麼？瞿相公跛相公，要他還我一個活老公來只索罷了，不然正要和他費嘴哩，有甚體面？」

濮氏道：「這潑貨恁的可惡！免兒在家時，鎮日裡和他廝鬧，咒生罵死，絮聒個不了，以致免兒忿氣出去避你。臨出門時，還對我說：『大娘，我這一去不回來也罷，討得個耳根清靜。』可憐他死於非命，都是你這淫潑婦咒死的，反出言吐語傷觸他人！瞿相公是一讀書君子，終不成他見財起意，謀死你家老公？況劫搶殺人，事非小可，已驚動地方官府，難道是遮掩得過的？還不閉了鳥嘴！」皮氏道：「大娘，你不要一面情詞，聽人邪說，闔王殿前沒個咒殺鬼。我那不識好歹的免兒自取其死，與我何干？你說瞿先生是個讀書君子，大娘，你還不曾著道兒哩。世上不公不法的事，俱是讀書人會做。自古道：財動人心。銀子是白的，眼珠是黑的，看了那千餘兩大錠銀子，又有許多貨物，怎不動火？暗中安排死了，假理會作強盜掩飾，我與你婦人家坐在家裡，那曉外邊事務。據他說驚動官府地方，我們曾親見麼？自的家奴死了，並不悲苦，反護他人！」說罷，敲桌打凳，放聲大哭。濮氏大怒道：「我聽了這個消息，心內好不耐煩，正沒做理會處，反淘你這潑狗婦的氣！」奪過濮員外手中竹杖，劈頭劈腦打去，打得皮氏滿地打滾。濮員外拖住女兒，著力解勸，方才住手。這皮氏一面啼哭，披著髮大踏步奔出廳外來。恰值瞿天民獨坐在廳門首，被皮氏兜胸脯一頭撞將來，險些兒撞了一跌。瞿天民驚道：「這、這是何故？」皮氏道：「何故？你娘的鳥故！你為何謀財害命，殺我親夫？」

瞿天民平素是極孝的，聽皮氏罵了一句：「你娘的鳥故」，不覺怒從心起，口裡恨的一聲道：「潑淫狗，怎麼傷我母親？」只

一腳尖，踢中小腹，皮氏大叫一聲，望後便倒。裡面跑出數個婦女來攙扶，只見皮氏唇青面紫，暈倒地上。濮員外見勢頭不好，慌忙將瞿天民扯出門外去，丟個眼色，瞿天民一道煙溜了。

少頃，皮氏漸漸甦醒，眾婦人扶進臥房睡了，只見地上一帶淋漓鮮血。原來這婦人有四個月身孕，被瞿天民踢傷了胞胎，捱至更深，小產血暈而死。當夜，耿寡婦慌做一團，密請親戚來商議了兩個更次，只得令人到皮氏親兄家通知。其兄叫做皮廿九，原是個破落戶，聞此凶報，乘夜而來，逕入妹子房裡，一面啼哭，一面詢問妹子病死根由。眾丫鬟男婦人等，都是主母叮囑過的，只推說瞿相公從河南回來，訴說被盜、兔兒身死情節，嫂子聽了，一時顛狂大哭，以致小產血崩身死。皮廿九也沒話說，鬧哄哄直到天曉。濮氏秤些銀兩，就教他去買辦棺木衣衾，打點晚上入殮。皮廿九吃了些酒飯，自去備辦去了。

不期耿家間壁有一光棍，姓裘名為五福，年有二旬之外，生得白淨溫雅。這皮氏平日間常去撩撥他，兩下眉來眼去，彼此有心偷會，只因濮氏拘束嚴謹，無隙可乘，兩下未曾到手。

當下裘五福已備知皮氏與主母相爭、瞿天民踢死之事，向來與皮廿九識熟，諒定決來尋釁，熬著瞌睡，在那裡探聲候氣。自夜至曉，不見動靜，心下氣忿，要替這皮氏報冤，侵早即站在門首窺伺，只見皮廿九急忙忙從耿家奔出來，往對巷逕走，裘五福從後尾將去，穿過了三五條巷，行至一僻靜去處，裘五福叫道：「皮大哥，那裡去？」皮廿九立住腳，回頭看時，認得是小裘，答應道：「小五哥，一向少面來。」五福進前一步，廝趕著走路，將手搭著皮廿九肩膀，笑道：「阿哥，好利市得彩，也攜帶弟兄們吃一杯酒！」皮廿九笑道：「小不死，又來扯淡，有何利市彩色？」裘五福指著皮廿九的衣袖道：「這裡邊落落動的，豈不是個彩色？」皮廿九道：「好苦呀，這等的彩色讓與你罷！你曉得我向來空缺處，仗有耿家妹子掏摸些幫助，如今不幸他夫妻兩個雙雙死了，教我向後望著誰哩？這袖中是耿大娘子與我的銀兩，替亡妹買辦棺木衣衾，乃是皮門不幸。賢弟不去沽一壺請我解悶，反講恁地得彩，豈不是落寞我也？」裘五福笑道：「活賊，恁他話瞞的誰過？令妹昇天，是老哥一碗濫飯，大錠圓圖的東西請自受享，把那鑿下的零星散碎請我小兄弟，也敷幾十場醉飽。」皮廿九道：「這話從何處來的，教人摸不著頭腦！」裘五福冷笑了一聲，掇轉身自念誦道：「寧可私鹽重犯，莫惹人命干連，管他做甚？」拱著手道：「老哥請了！」低頭逕走。皮廿九猜疑道：「這廝言語蹊蹺，莫非我妹子死得不明？且去兜他轉來，問個明白。」當下急急趕上，將裘五福衣襟扯住道：「好兄弟，和你吃三杯了去。」

裘五福道：「小弟有事，不得領情。」拽脫衣襟就走。皮廿九又一把拖住，扯到一家冷酒店裡，揀付座頭坐下，喚酒生搬過幾樣菜蔬，燙熱了兩壺酒，打發去了。

二人對面吃了一回，皮廿九再四詢問妹子死的根由，裘五福方才說出前因後跡皮氏致死的緣故。皮廿九聽了，袖中取出一塊銀子，約莫錢數多重，丟與裘五福道：「煩兄弟算帳，我不得奉陪，先行一步。」說罷就走，裘五福一手拖定不放。不知二人說出甚地話來，再看下回分解。